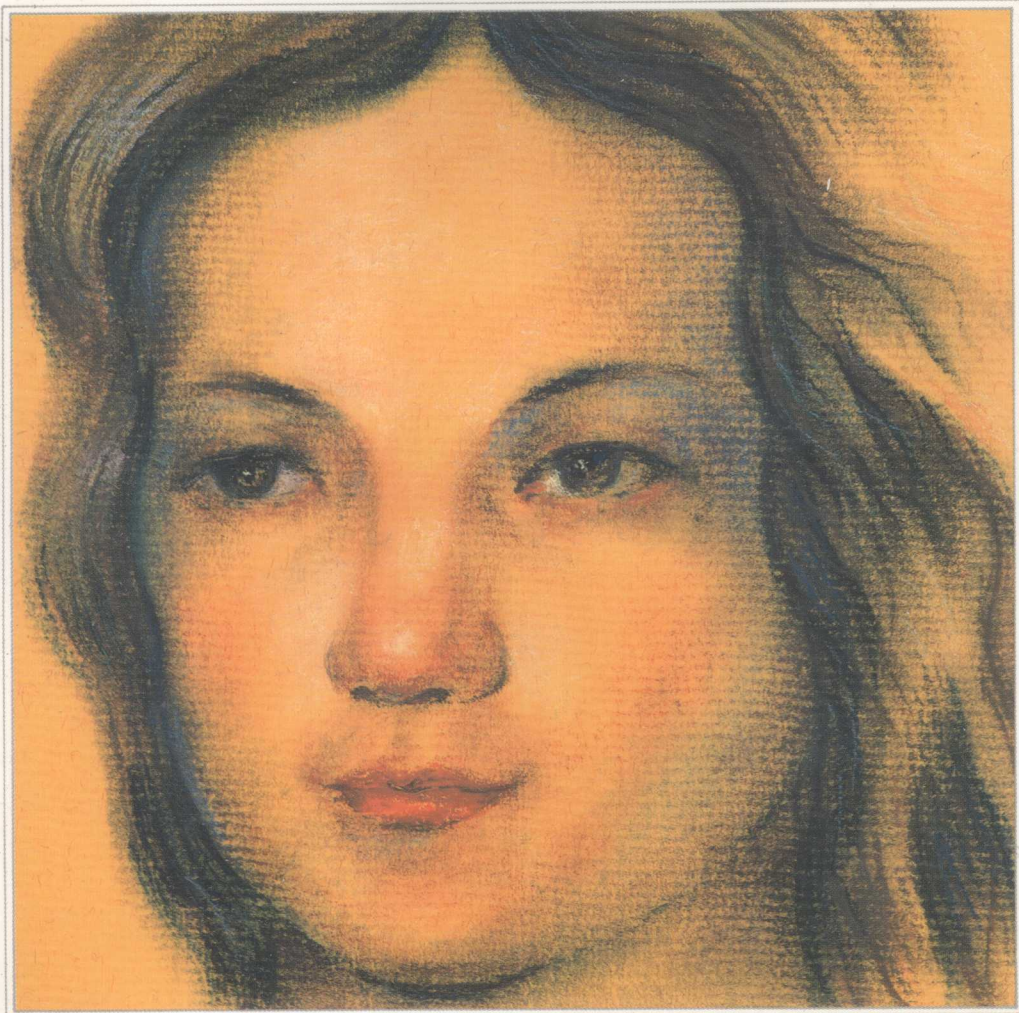


簡 愛

夏綠蒂·白朗特(Charlotte Bronte, 1816~1855)是個矮小的女人，可是在她那個小小的身軀裏，却蘊藏著無比強烈的力量——她創造了簡·愛——一個在層層的憂患中，綻開她果敢而善良的笑容的女孩。





世界文學全集①

簡愛

夏綠蒂·白朗特 / 著

書華

世界文學全集

L001

簡愛

發行人／安華宇

社長／黃俐莉

主編／黃慧隆

原著／夏綠蒂·白朗特

翻譯／書華編輯部

出版者／書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新店市中正路四維巷二弄5號5樓

電話：2187229

總經銷／學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新店市中正路四維巷二弄5號5樓

電話：2187307 代表線

郵撥：0578690-5 學英文化

印刷所／三友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縣板橋市中山路二段450號之1

電話：9615462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局版台業字第6188號

1995年九月一版三刷 定價280元

書華版權·翻印必究

ISBN 957-709-078-8

致讀者

張坤山

——經營者的話

文學是人類文明中最珍貴和偉大的傳承之一。千百年來，文學創作已如天星、已似花海。雖然經歷了不計其數的戰亂與世代更迭，而文學仍始終矍鑠如昔，甚至因時光的流逝而累積得更豐碩，歷練得更晶瑩。

我從事印刷的工作，已有三十餘年。在這三十餘年中，自有許多無由宣說的艱難與辛苦。但是，每當聽到印刷機滾筒轉動的聲音，我就會彷彿受到音樂的感染一般，湧起一份不可思議的喜悅。作爲一個印刷人，忝爲文化界的小小先鋒，把最好的文學作品，以最精美的印刷和最合理的價格，呈獻給讀者，呈獻給社會，作爲對文化界的小小回饋，一直是我最大的心願。

經過長久的籌備，請益了許多出版前輩，雖然明知前景多艱，但爲了實現這份心願，我們毅然決然投下重金，禮聘數位國內知名的編輯及藝術工作者，爲我們整編並精製封面，以保護視力的二十五開本，有計劃、有風格地出版文學系列書籍，期望在我們爲出版史留下脚印的同時，也給廣泛的讀者和文學工作者，一個更爲遼闊的文學視野。願讀者和我們一樣珍視它，愛護它。

「本本皆好書，書書皆精華」就是書華堅持的經營理念，也是我們呈給書香社會的一點點心意。現在我以最誠摯的心情，把這個系列獻給我們的讀者和社會，並謙卑地等候批評和鞭策。



那一天是沒有散步的可能了。不錯，早晨我們已經在無葉的叢林中漫遊過一點鐘了，但是午飯後——在沒有客人的時候，里德太太是早早吃飯的——寒冷的冬風刮來陰沉的雲和侵人的雨，再做戶外運動是不可能的了。

這是我所高興的：我從來不喜歡遠長的散步，尤其在寒冷的下午，手指和足趾都凍壞，懷着被保姆柏西罵得憂傷的心，覺得身體不及以利沙，約翰，和喬治安那·里德而受着委屈，在濕冷的黃昏回家，在我看來是可怕的。

說到的以利沙，約翰，和喬治安那，這時正在會客室裏圍繞着他們的媽媽：她偃臥在爐旁的沙發上，她的愛兒愛女在她周圍（暫時既沒有爭吵，也沒有哭嚷），看來是十分快樂。她沒有讓我加入這個團體，她說她抱歉不使我離開；又說要不等到柏西告訴她，並且憑她自己的觀察發現出來，我認真努力使自己有更合羣和跟小孩子一般的脾氣，有更可愛和活潑的態度（大概是一種更輕快，更坦率，更自然的東西罷），那末，僅僅爲了想使滿意快樂的小孩享受的好處，她就不得不把我除外了。

「柏西說我作了什麼事呢？」我問。

「簡兒，我不歡喜強辯或好問的人；而且一個孩子這樣來打斷她長輩的話，實在是有些討厭

。坐在什麼地方去罷；不到說話能使人聽起來合意的時候，不要做聲。」

緊接着會客室的是一間小的早餐房，我就溜進那裏去了。房裏有一個書架，我不一會就拿到了一本書，當然挑裏面充滿了圖畫的。我爬到窗臺上面，縮起腳來，盤腿坐下，像一個土耳其人一樣。把紅絨布的窗幔拉得幾乎合攏起來，我是加倍隱密的坐在神龕裏。

深紅窗幔的摺欄遮住我右邊的景物；左手的明亮的玻璃窗使陰沉的十一月天氣侵犯不到我，却又不是我與外界隔離。在翻着書頁的時候，我不時觀看冬日午後的景色。在遠處，這景色中顯出一片黯淡的雲霧混成的天空；在近前，是一片濕的草地和被風暴襲擊的叢林，不住的雨在淒慘長嘯的暴風前狂放的掠過。

我回到我的書上——必維克 (Bewick) ① 的英國禽鳥史：大體說起來，我不很留心裏面的文字；然而裏面有些引言頁，我雖然是一個孩子，也不能完全當作空白把它們放過。這些頁論到海鳥所常到的地方；論到只有它們才在那裏居住的「荒涼的岩石和海岬」；論到挪威海岸，它從極南端林登納司 (Lindeness) 或南角 (Naze) 起，到北角 (North Cape) 止，佈滿了海島——

「在那裏，北冰洋在大的急流中

繞着極北的荒涼光島湧沸，

而且大西洋的巨浪

在暴風雨的希不里地司羣島間注入。」

① 托馬斯·必維克 (一七五三——一八二八) 英國木刻家，禽鳥史的插圖也是他繪的。

我也不能不注意提到下面這些地方荒涼海岸的處所：拉波蘭 (Lapland)，西伯利亞，斯皮茲伯根羣島 (Spitzbergen)，挪瓦不拉羣島 (Nova Zembla)，冰島和格林蘭，和那「北極帶的廣闊的幅圓，以及那些陰暗的荒涼的地帶，——冰與雪的保藏所，在這種地方，許多世紀的冬季所堆積下來的堅固的冰野，阿爾卑斯山般層層高起發着光澤，繞着地極，並且把極端的酷寒集中起來。」對於這些死白色的地域，我自有一種想法：雖然像一切從兒童頭腦中朦朧浮出的半明不白的觀念一般淺薄，却是異常的動人。引言頁的文字和後面的小畫是聯貫的：在狂濤和浪花的海洋中孤立的岩石，擱淺在荒涼海岸上的破船，和從雲端裏窺視着沉船的幽靈般的寒月，這些文字都給它們一種意義。

留連於十分荒涼的墓場中的是什麼感情，我說不了。這墓場有着刻文的墓碑，有門，有兩棵樹，有低矮的地平線，被一堵破牆環繞；有初昇的新月，證明着已經是晚潮的時候了。

我停在不動的海岸上的兩隻船，我相信是海上的幻景。身後馱着竊賊包裹的惡魔，我迅速翻過：這是可怕的東西。我帶着有個有角的黑東西，高高的坐在岩石上面，察看着遠處圍着絞架的一羣人，我把這也迅速的翻過去。

每張圖畫都敘述一個故事。這對於我的未發展的理解和不完全的感情，總常顯得是神秘的，然而却非常有趣：正如在冬天晚上柏西脾氣偶然好了的時候，有時向我們述說的故事一樣；在這樣時候，她把熨衣桌搬到育嬰房的爐旁，允許我們圍着桌子坐下，一邊拿起里德太太的花邊襪，替她的睡帽作邊飾，一邊拿那從舊童話和其他歌謠中採來的戀愛與冒險的斷片——或者如我以後

所發現的一樣；從帕米拉^①和毛蘭爵爺亨利（Henry, Earl of Moreland）採來——來滿足我們熱心的注意。

必維克放在我的膝上，那時候我是快樂的：至少在我的範圍內是快樂的。除了打擾之外我別無所怕，打擾却來得太快了。早餐房的門開了。

「呸！簡·愛！」約翰·里德的聲音叫；於是他又停住了：他看出屋裏顯然是空着。

「她在什麼鬼地方！」他接着說。「利沙，喬治！（向他的姊妹們叫。）簡兒不在這裏，告訴媽媽她跑到兩地裏去了——壞畜生！」

「我拉下窗幔倒不壞，」我想；我很願他找不到我隱藏的地方：約翰·里德自己也不會找出來的，因為他的目光和感覺都不敏捷；但是以利沙從門那裏一伸出頭來立刻就說：

「她準是坐在窗臺上哩，傑克。」

我即刻就出來了，因為想到被這位傑克拖出來使我發抖。

「你要作什麼？」我帶着笨拙的疑慮說。

「說『你要作什麼，里德少爺？』」是他的回話。「我要你到這裏來；」於是他自己坐在一張扶手椅裏，用手勢表示要我走近他，站在他面前。

約翰·里德是一個十四歲的學童；比我大四歲，因為我那時候才十歲；就他的年歲說，他是又壯又大的；棕色不健全的皮膚；大笨臉像；粗大的四肢。他在桌上總是吃得很飽，這使他容易生氣，而且使他眼睛朦朧眯睇，面頰鬆懈。他現在應當到學校去了；但是他媽媽要他在家裏住一兩個月，「爲了他健康不佳的緣故。」教師米爾先生說，要是從家裏少給他送些點心和甜食，他

① 英國小說家理查德遜（Richardson 1689-1762）所著小說《帕米拉》（Pamela）。

一定會很好的；但是母親的心是不願這樣嚴厲意見的，倒寧願懷着更斯文的思想，以爲約翰的憔悴是爲了用心過度，或者爲了想家。

約翰對他母親和妹妹沒有什麼愛，對我却懷着仇恨。他恫嚇我，處罰我；並不是一星期兩三回，也不是一天一兩次，却是不斷的這樣；我的每一神經都害怕他，而且骨上的每塊肉在他走近時都就畏縮起來了。有時候我給他所引起來的恐怖鬧胡塗了，因爲我對於他的威嚇或辱罰都無法申訴；僕人們不會幫助我對付他，來冒犯他們的少主人，里德太太對於這種事情也是裝聾作啞；雖然有時就當她的面，她也絕看不到他打我，聽不到他罵我——，不過背着她的面却是更常有的事就是了。

慣於服從約翰，我就走到他的椅子跟前去了：他費了三分鐘向我伸出他的舌頭，伸到不傷舌根爲度；我知道他就要動手打了，在害怕着這打的時候，我對於這就要動打的人的醜惡討厭的面貌，默默沉思。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我臉上看出這種意思來了；因爲突然間他不由分說用力打起來了。我搖動了，爲要得到平衡，就從他的椅子退後一兩步。

「這是爲了你剛纔回答媽媽的無禮，」他說，「爲了你偷偷跑到窗幔後面，並且爲了兩分鐘前你的眼睛裏的那神氣，你這個耗子！」

對約翰·里德的罵已經弄慣了，我從來沒有要回答的意思；我所擔心的是：怎樣忍受侮辱之後所準要來到的打。

「你在窗幔後面做什麼事？」他問。

「我在唸書。」

「把書給我看看。」

我回到窗前，把書從那裏拿來。

「你沒有權利拿我們的書；媽媽說你是一個靠人養活的人；你沒有錢；你爸爸也沒給你留下錢來；你應當討飯；不應當和我們一般紳士的孩子住在，這裏吃我們所吃的同樣的飯，而且化媽媽的錢穿衣服。翻我的書架，我是要教訓教訓你的；因為這些書架是我的；全屋都屬於我，或者不幾年工夫就屬於我了。到門跟前去站着，離開鏡子和窗戶。」

我照樣作了，一上來不明白他是什麼用意；但是我看見他拿起書來，托一托它，站起來要扔的時候，我本能的驚叫一聲就向旁邊跳；但是已經來不及了；書本扔來，打到我，於是我跌倒了，頭碰到門，碰破了。破處流血，疼得厲害；我的恐怖過了最高點，其他的感情接着來了。

「殘酷的壞孩子！」我說。「你像一個殺人的凶手——你像一個驅使奴隸的人——你像羅馬的皇帝！」

我讀過高斯密斯 (Goldsmith) 底羅馬史，對於尼羅 (Nero)，加力古拉 (Caligula) 等已經有了自己的意見了。我已經默默的做了比較了，不過我絕沒有想過這樣高聲宣布出來。

「什麼！什麼！」他叫。「你向我說這話嗎？你們聽到她了嗎，以利沙和喬治安那？我不告訴媽媽？不過先——」

他急躁的向我跑來；我覺到他抓住我的頭髮和肩膀；他和一個不顧生死的人格鬥。實在，我在他身上看出一個暴君，一個殺人的凶手。我覺到有一兩滴血從我的頭滴下我的頸子，並且感到頗劇烈的苦痛：這些感覺一時勝過了恐懼，我就瘋狂的和他交手。我不大很知道怎樣運用了我的手，但是他叫我「耗子！耗子！」而且大聲怒叫。助手是靠近他的：以利沙和喬治安那跑去找里德太太去了，她在樓上；現時她到了鬧事的地方了，柏西和使女阿波忒跟隨着。我們被分開了；

我聽到了這樣的話：

「噯呀！噯呀！竟敢撲上約翰少爺的身，這是多麼潑皮！」

「有人看過這樣暴躁性子嗎？」

於是里德太太補充說：

「把她弄到紅房裏，鎖在那兒。」四隻手即刻放在我身上，就把我弄到樓上去了。

2

「我對吉福爾的請願書說了沒效，」林西田並不避諱的說着話。他對於自己的命運，感到自怨自艾。他感到一種不滿意，因爲文士人等，你明瞭嗎？林西田心裏想，他感到一種不滿意，因爲文士人等，你明瞭嗎？林西田心裏想，他感到一種不滿意，因爲文士人等，你明瞭嗎？

我一路反抗着：這在我是一件未曾有過的事，而且這種情形使柏西和阿波志女士對我所素懷的惡感更加強得多了。事實是，我已經有點不能制止我自己了；或者倒不如像法國人所說，有點出乎我自己的常態了：我明白，一會工夫的反抗，已經就使我難免要受奇怪的懲罰了，於是像其他反叛的奴隸一樣，在絕望中覺得決心要堅持到底。

「抓住她的胳膊，阿波志女士，她像一隻瘋貓一樣。」

「羞呵！羞呵！」太太的使女叫道。「打一個青年紳士，打你的恩人的兒子，你的少主人，簡·愛小姐，這是多麼可驚的舉動！」

「主人！他怎麼是我的主人？我是一個用人嗎？」

「不是；你還不如一個用人呢，因爲養活你，你却什麼事也不做。坐下罷，想想你自己的壞處。」

這時候她們已經把我弄進里德太太指定的屋子，而且把我捺到一個凳子上去了：我滿心要像彈簧一般從凳子上起來；她們兩隻手即刻把我按住了。

「你要不安安穩穩的坐着，就非把你拴起來不可，」柏西說。「阿波志，把你的吊襪帶借給我；我的吊襪帶她一扯就會扯斷了。」

阿波志轉身從一隻肥壯的腿上解那需用的帶子。這種綑綁的準備，和這裏面所包含的公然侮辱，將我的激昂減除了一些。

「不要解帶子了，」我叫道：「我情願不動。」

作爲一種保證，我用手使我自己緊貼着座位。

「留神不要動，」柏西說。她拿準我屈服了的時候，她就放開我了；於是她和阿波志女士抱着胳膊站着，凶惡而且懷疑的看着我的臉，彷彿並不相信我沒有瘋。

「她以前沒有這樣過，」最後柏西轉身向太太的使女說。

「但是她心裏總常是這樣的，」是她的回答。「我時常把我對這孩子的意見告訴女主人，她和我同意的。她是一個鬼鬼祟祟的小東西；我從來沒有見過她這大年歲的孩子像她這般詭秘。」

柏西沒有回答；但是不久她向我說道：

「你應當明白，小姐，你是受里德太太恩惠的：她養活你：她要把你趕出去，你就不得不進窮人收容所了。」

對於這些話我無話可說：這些話頭我聽起來已經不新鮮了——我最初的生活回憶裏就包括着同類的暗示。這種對我靠人生活的責難，在我耳朵中已經變成渺茫的老調了：很苦痛難堪，但却半明不白。阿波志女士加入了：

「你不應當因爲女主人善心把你和里德小姐們同少主人一塊兒教養起來，就以爲你和他們是平等的了。他們將來可以有許多錢，你却是沒有的：你的地位是要卑微，要使自己合他們意。」

「我們告訴你的話都是爲了你好，」柏西用並不嚴厲的聲音加上說：「你要想法中用，得人

歡喜，或者你還可以拿這裏作一個家；你要是發脾氣又沒有禮貌，我準信女主人要把你趕走。」
「而且，」阿波志女士說：「上帝也要處罰她的。他也許使她正在發脾氣的時候死了，那她死後到那裏去呢？來罷，柏西，我們離開她罷；我並不要得到她的歡心。你自己在這裏的時候，你要祈禱，簡·愛小姐；因為你要不悔過，也許他會讓什麼東西從煙突裏下來，把你抓走。」

她們走了，關住門，隨手把門鎖起來。

紅房是一間方屋子，很少有人睡過；實在，我可以說從來是沒有人睡過的，除了革特謝德府偶然來了客人，不得不利用裏面的陳設；然而在這宅第裏，這紅房却也是一間最大最堂皇的屋。桃花心木大柱支持着的一張床，掛着深紅錦緞的帳幔，像天篷一樣站在屋中央；兩個大窗子，窗簾是常常放下來的，給同樣幃幔的下垂部和花飾一半遮蔽起來了；地氈是紅色的；床腳跟前的桌子鋪着一方深紅的桌布；牆壁是淡淡的黃褐色，裏面夾着一些兒微紅；衣櫥，梳妝臺和椅子，都是又黑又光的老桃花心木作成的。從這周圍的深影中，鋪着馬賽出產的雪白單單的床上，枕褥高堆起，而且閃着白色。同樣招眼的是一張龐大的帶墊的安樂椅，靠近床頭，也是白色，前面有一個腳凳；我想它像是一個黯然無光的寶座。

這個屋子是寒冷的，因為裏面不大生火；是靜寂的，因為離育嬰房和廚房很遠；是嚴肅的，因為人人都知道沒有許多人進來。只有使女每星期六來到這裏，把積了一星期的安靜的灰塵，從鏡子和傢具上擦去；里德太太自己每隔許多時才到這屋裏來一次，看看衣櫥裏一個秘密抽屜中所裝的東西，如各種羊皮紙的契約，她的珠寶匣，和她的亡夫的小像；這紅房子的秘密，使得它雖然堂皇却是這樣孤寂的魔力，就在她的亡夫身上了。

里德先生死去已經九年了；他是在這屋裏斷了氣的；他一切如儀的躺在這裏；打房來人把棺

材從這裏抬走：從那以後，一種憂傷的神聖感，就使得人不常到這屋裏來了。

柏西和殘忍的阿波志女士讓我固定坐在那裏的座位，是一張靠近大理石爐架的矮椅凳。床在我前面；右手有一個高的黑衣櫥，有淡弱的反光改變它玻璃格上的光澤；左手是蒙蔽着的窗子；窗間有一面大鏡子，反映出床和屋子的茫然的莊嚴來。我拿不十分準她們是不是把門鎖了；我敢動的時候，就站起來去看一看。噫呀！鎖了：沒有監獄比這更穩固了。回來時，我必須打鏡子前面過；失神的一盼不由已的向鏡子所顯示的深處探求。在這個幻象的凹面之中，比在現實裏，一切看來都更為冷酷黑暗了：從鏡子裏面看着我的奇怪的小人形，在黑暗中顯露着白色的臉和胳膊，害怕的閃着光的眼睛在一切靜止的地方轉動着，真有鬼的意味：我想這形象類似一個半仙半怪的小鬼，柏西晚間說的故事中，說它從濕地中長滿鳳尾草的幽谷裏出來，在遲暮的行路人眼前現形。我回到我的凳子上。

那時候我是有迷信的；但這時還不是迷信完全得勝的時候：我的血還熱着；造反的奴隸的心情，還正用它的刻毒的力量鼓舞我；在我退縮到淒傷的現在之前，我不得不制止一種回顧的急流。

所有約翰·里德凶狠的專橫，所有他姊妹們的驕傲的淡漠，所有他母親的憎惡，所有用人們的偏見，都在我紛亂的心裏像濁泉的沉澱物一樣翻湧上來了。爲什麼我常常受苦，常常被人厲色相待，常常挨罵，常常被咒呢？爲什麼我從不能得人歡心呢？爲什麼盡力討人歡喜總是無用呢？以利沙既頑橫又自私，她却受人敬重。喬治安那有被寵壞了的脾氣，有非常惡辣的毒意，有吹毛求疵的傲慢態度，却受全體的寬容。她的美，她的微紅的面頰和金色的鬢髮，似乎使所有看她的人都歡喜，而且一切缺陷人家都不計較了。約翰是沒有人阻攔的，更沒有人懲罰了，雖然他扭鵠

頸，殺死小孔雀，逗着狗咬羊，摘去暖房裏葡萄樹上所結的果實，並折斷花房裏最好樹木的嫩芽；他還叫他母親「老女孩」哩；有時嘲罵她的和自己相同的黑皮膚；唐突的不顧她的志願；撕毀和弄髒她的綢衣，並非是不常有的事；然而他還是「她自己的愛子」呵。我不敢犯什麼錯；我努力盡一切的責任；然而從早到午，從午到晚，人總說我頑皮，厭煩人，陰險，鬼祟。

因為所挨的打和跌，我的頭仍然流血發痛；沒有人責備約翰擅自打我；然而爲了我向他還手，來避免更進一步的不合理的暴行，我就大受一般人的責罵。

「不公平道！」不公平道！」我的理智說，它被惱人的刺激迫得雖然暫時的，却是早熟的有力起來；決心也同樣被激動了，煽惑着奇怪的方略來逃脫這種難堪的壓迫——例如逃跑啦，若是這不能實行，就決不再吃喝，讓自己死去。

在那悽慘的下午，我的靈魂是何等驚惶失措呵！我的整個頭腦是何等紛擾不安，我的全心是怎樣叛變呵！然而心理的鬭爭是在何等的黑暗，何等頑鈍的無知中戰鬪呵！我不能夠回答這個不斷的內心的問題——爲什麼我這樣吃苦；現在，隔了——我不願說好多年，我清清楚楚的看出來了。

我是和革特謝德府上不和諧的：我和那裏誰也不相像；我和里德太太，她的孩子，她的僕從，全沒有合調的地方。假如他們不愛我，實際上我也同樣不愛他們。我是一個異樣的人，在脾氣上，能力上，心向上，都和他們相反；我是一個無用的人，不能對他們有什麼好處，不能增加他們的快樂；我是一個有害的人，心裏憤恨他們的對待，看不起他們的評判；對於這樣一個不能和他們任何人表同情的人，他們並沒有要懷着愛來看待的義務。我知道，假如我是一個誠摯的，聰明的，無心的，苛求的，美麗的，頑皮的孩子——雖然還同樣依賴人而且沒有朋友——里德太太